

從「誠淫」到「痴情」：論《紅樓夢》第十二回的翻譯詮釋及於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創作影響[▲]

蘇恆毅*

摘要

《紅樓夢》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的寫作主題，從小說寫作內容、與脂硯齋批語可知，此回是以賈瑞之死，表達「誠淫」之旨。此回內容，日本小說家島崎藤村（1872-1943）曾節選後半段賈瑞受辱而患相思病、卻因正照風月寶鑑而亡故一段進行翻譯，題為〈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於明治廿五年（1892）發表於《女學雜誌》。

島崎藤村的譯文前附一段引言，稱賈瑞是因「痴情」而死，且其譯文在原作的基礎上，另增補兩段文字，使原作的「誠淫」之旨轉化為「痴情」，可知島崎藤村乃是藉翻譯重新詮釋《紅樓夢》。此種詮釋方式，與島崎藤村的情愛經歷相關，且亦體現於其小說創作中。此外，該譯文轉化後的主題亦為同是《女學雜誌》作家群之一的北村透谷（1868-1894）所接受，並撰成小說《宿魂鏡》。

因此，本文從〈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紅樓夢》第十二回的主題轉化，考察島崎藤村的情愛觀對其翻譯的影響，進而分析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小說創作主題，了解二人對《紅樓夢》第十二回主題的理解與接受情形，以及《紅樓夢》第十二回何以在日

[▲] 本論文初稿曾以「從「誠淫」到「痴情」：論《紅樓夢》第十二回的翻譯詮釋及於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小說寫作主題的接受」為題，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文圖學會舉辦之「東亞文圖學與文化交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日期：2022 年 5 月 26-27 日）宣讀，會議中承蒙評論人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王憶雲教授的指正與鼓勵。修改稿承蒙《中正漢學研究》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諸多修改意見，受益良多，於此一併致謝。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本有重新詮釋的空間。

關鍵詞：《紅樓夢》日譯本、〈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島崎藤村、北村透谷、文本接受、翻譯詮釋

一、前言

《紅樓夢》自寬政五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村上家族所經營的「南京船」傳入日本時，¹大抵是作為文人藏書、或為唐通事等通譯官學習南京官話的教材。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森槐南發表〈紅樓夢序詞〉後，《紅樓夢》的日文譯介始在日本漢學界流通，使《紅樓夢》的價值不再僅止於語言教本、而是作為文學作品被文人所認知。

《紅樓夢》日譯本自明治二十五年至今已逾百餘年，期間刊行、出版的譯本，就目前已知者，計有 39 種，且譯本型態又可分為選譯本、摘譯本、改譯本、全譯本、轉譯本等類型，²且翻譯目的橫跨文學譯介、文學教學、語言教學等不一而足，足見《紅樓夢》在日本的流通上，應有相當廣度。

然而，《紅樓夢》在日本學術與文藝創作的影響上，僅在文人與學術交流之間得到重視，不及《三國演義》、《西遊記》與《水滸傳》等小說作品廣泛流傳於民間。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除《紅樓夢》傳入的時間晚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宮崎繁吉（1871-1933）亦指出《紅樓夢》的結構極為宏大複雜、出場人物甚多、描寫事物幽微入細，使讀者閱讀時難免產生倦怠之意，³使得《紅樓夢》難以深入民間。因此在討論《紅樓夢》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時，大抵是從學術史或《紅樓夢》作者、版本、內容的考述為主，至於對日本文壇、特別是與文學創作的互動交流時，總成為議題上的空缺。

儘管如此，《紅樓夢》日譯本的譯者身分中，除漢學家，亦不乏文學創作者，如：島崎藤村（1872-1943）、幸田露伴（1867-1947）、永井荷風（1897-1959）、飯塚朗（1907-1989）等人皆是，且透過身為文學創作者的角度，對《紅樓夢》進行詮釋。因此，應可從這些兼有文學創作者身分的譯者為研究對象，討論《紅樓夢》對日本現代文學的影響。

¹ 參見〔日〕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の素描〉，《伊藤漱平著作集(3)紅樓夢編(下)》（東京：汲古書院，2017），頁 178-181。此說亦為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所接受。然此傳入時間，宋丹曾發現伊藤漱平對於《紅樓夢》傳入日本的時間有「寬政五年」與「寬政六年」兩說，遂對村上文書《差出帳》重新檢視，認為此兩說的產生原因，是基於陰曆與陽曆的曆法採用之故所產生的混淆，因此《紅樓夢》傳入日本的時間，「寬政五年十二月」與「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均無誤，然換算為西曆，則當以「1794 年 1 月」最為準確。參見宋丹：〈『紅樓夢』最早抵日時間的再確認：基於對村上文書『差出帳』的調查〉，《紅樓夢學刊》2017 年第 2 輯（2017），頁 227-242。

² 此分類型態，乃是依據崔溶澈〈『紅樓夢』翻譯本及其翻譯方法〉一文的分類歸納而來。詳參〔韓〕崔溶澈：〈『紅樓夢』翻譯本及其翻譯方法〉，徐志平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553。

³ 參見〔日〕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頁 219。

其中，島崎藤村於明治廿五年（1892）六月時，以「無名氏」之身分，於《女學雜誌》第 321 號甲の卷中，發表譯文〈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翻譯《紅樓夢》第十二回「賈天祥正照風月鑑」後半賈瑞受辱歸家、患相思而病故的內容。此篇譯文亦為同是《女學雜誌》作家群的北村透谷（1868-1894）所閱讀、接受，並於明治廿六年（1893）撰成中篇小說《宿魂鏡》，發表於《國民之友》第 178 號上。⁴其後島崎藤村的小說創作如《春》（1908）、《櫻桃成熟時》（1919）、《新生》（1919）三部小說，當中內容亦有部份是受到譯文、及北村透谷《宿魂鏡》的影響。是以可知，島崎藤村譯《紅樓夢》第十二回內容，形成日本近代文學創作上的交互循環之效。

對於此議題的相關研究，笹淵友一於《「文學界」とその時代（上）》（1959）中，即指明北村透谷《宿魂鏡》對島崎藤村《紅樓夢》譯文的承襲，⁵其論亦為伊藤漱平於〈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1989、2017）一文中接受。朴承柱〈島崎藤村の『春』における「懷劍」について〉（2002）則是僅就島崎藤村的《春》之「懷劍」與北村透谷《宿魂鏡》之「鏡」的意象承行進行探討，並未涉及《紅樓夢》相關內容。船越達志〈試論『紅樓夢』第 12 回在日本的早期傳播及對日本文人的影響〉（2008）則是較有系統地從《紅樓夢》第十二回對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文學創作的影響，兼談日本文壇如何評價《紅樓夢》一書。池間里代子〈透谷と『紅樓夢』〉（2011）與〈藤村と『紅樓夢』〉（2012）二文，則是將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二人的生平經歷、及在文學創作上受《紅樓夢》的影響等層面，以作家論的方式分別立論。宋丹〈「物哀」視域下賈瑞形象的變異：島崎藤村的『紅樓夢』摘譯研究〉（2018）則是首位從主題式的研究，以「物哀」為主題，討論《紅樓夢》第十二回的翻譯成因、翻譯詮釋、文學創作的承行等層面，討論賈瑞形象的轉化。

由是可知，當前對島崎藤村《紅樓夢》第十二回譯文、及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創作影響研究，大抵多從「風月寶鑑」、「鏡」、「懷劍」的物件意象，進行文本對照分析，考察三者之間的文本交涉關係。而僅有宋丹試圖從島崎藤村的個人情感、與日本文學崇尚「物哀」美感的現象，分析〈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翻譯背景。

本論文則試圖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從島崎藤村翻譯《紅樓夢》第十二回為〈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個人情感投射因素，及此情感投射後的翻譯詮釋，如何使《紅樓夢》第十二回的「誠淫」主題轉化為「痴情」。並進一步從〈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

⁴ 本論文所使用之〈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以 1982 年《女學雜誌》原刊本為底本、參以筑摩書房 1967 年初版、1974 年新版之《藤村全集(16)：初期作品集》為對照。北村透谷之《宿魂鏡》則以小田切秀雄編、筑摩書房 1976 年出版之《北村透谷集》為底本。凡引自此二文之引文，均於引文後標記頁碼，不另作註。至於文中所引用的日文相關文獻，除特別標示外，均為本人自譯為中文，並於註腳處附記原文，以利對照。

⁵ 參見〔日〕笹淵友一：《「文學界」とその時代（上）：「文學界」を焦点とする浪漫主義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59），頁 431-434。

辭)的詮釋方式,分析「痴情」主題及物件意象在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小說中的承襲現象,並從二人的戀愛觀,分析小說中關於「戀愛作為精神主體存在」的寫作意義。最後則從賈瑞「性」的放縱,對照北村透谷提出的「精神戀愛」相關論述,並參酌北村透谷其後論者提出的戀愛論述,分析「戀愛」、「性慾」的內在性,藉以討論《紅樓夢》第十二回何以在日本開展出不同的詮釋空間。

二、「賈天祥正照風月鑑」的翻譯詮釋與主題轉化

島崎藤村〈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之譯文,翻譯自《紅樓夢》第十二回「賈天祥正照風月鑑」一事,其選譯段落,則是始自「(賈瑞)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至「(道士)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方終。至於島崎藤村所用的底本為何?從其譯文最後情節為「何處となく空中に聲ありていふ。たれか僮們に鏡の正面を見よと教えしぞ、……かの鏡空中より家の外に飛び出でぬ」(頁15上),此段內容與程高本「只聽空中叫道:『誰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忽見那鏡從房飛出」一段相同,可知島崎藤村所用底本當為程高系統的本子,宋丹又依據譯文所用文詞與諸本比較,認為島崎藤村所用的底本當是王希廉評本。⁶

關於《紅樓夢》第十二回的寫作主題,從小說中跛足道人表示風月寶鑑有「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濟世保生之功」,且僅可照反面、不可照正面的敘述,⁷與己卯本脂批:「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⁸王府本回末總評:「儒家正心,道者煉心,釋輩戒心,可見此心無有不到,無不能入者,獨畏其入于邪而不反,故用心煉戒以縛之。……作者以此作一新樣情理,以助解者生笑,以為痴者設一棒喝耳」⁹等語可知,此回的創作主旨當環繞在「誠淫」上,然島崎藤村於譯文之引言解釋此段故事大要與人物性格時表示:

這是藉因痴情而病死的賈瑞,用以敘述其未悟得「色即是空」禪機的一節。此

⁶ 參見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南開大學日語系博士論文,2015),頁47-49。然宋丹在判別島崎藤村譯文所據底本時,僅從島崎藤村的用字進行考察,而未關注到此回回末賈代儒在處理風月寶鑑時,程高本的敘述與其他脂本並不相同。且其認同池間里代之說,認為風月寶鑑從屋中飛出是為了強調風月寶鑑的「妖鏡」特質,此論點當是選用錯誤的底本進行參照所產生的錯誤推論。另參〔日〕池間里代子:〈藤村と《紅樓夢》〉,《流通經濟大學論集》第47卷第1期(2012),頁45。

⁷ 參見〔清〕曹雪芹、高鹗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194。

⁸ 參見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頁236。

⁹ 同前註,頁238。

節描述的賈瑞本為一名痴漢，且性情邪僻，卻遭到鳳姐捉弄，正因為不知道這是一場捉弄，遂因痴情而死。

這名被稱作「鳳姐」的王熙鳳有著刁險之才，又深知賈瑞愚鈍，卻不曾以正色喝斥其言，反用邪言迷惑其心神，並挑逗其情思，遂成為使此風月寶鑑一段發展至以殞命為故事高潮的重要腳色。

這篇「風月寶鑑辭」即是從賈瑞因受到鳳姐的羞辱後歸家開始寫起，至因痴情喪命的情境而終。¹⁰（頁12下-13上）

此段敘述簡要地說明第十二回的內容梗概，同時指出此節具備「色即是空」的誠淫寓意。然若細究島崎藤村的用詞，島崎藤村雖稱賈瑞為「痴漢」且又「性情邪僻」，看似全然以負面的態度批判賈瑞，但於第二段描述王熙鳳的性格與行為時，卻大加批判，認為賈瑞在進行追求時，王熙鳳並不加以訓斥、反而撩撥其情慾，才導致一個人喪命，因此對王熙鳳亦加以負面評價。

較之王府本回末總評是採義理的角度對第十二回事進行述評，島崎藤村的引言則更持平地指出王熙鳳與賈瑞各自性格的不足之處，同時以文學藝術的角度，闡發此回描述風月之情中「痴情」的雙面性及危險性。

儘管從字面上觀之，島崎藤村均不給予此故事的主角正面評價，然細觀引言，兩度描述賈瑞之死是因「痴情而亡」。又，經查「痴漢」一詞於日文中有二解：一為「對女性進行調戲的男人」，二為「笨拙、痴情的男人」，因此參照日文詞意與島崎藤村引言，此處形容賈瑞為「痴漢」，當兼有兩種意涵。且引言起首即稱賈瑞是「因痴情而病死」，實已為賈瑞的人格有所定調，故文中的「痴漢」之涵義，當以第二解之「痴情」為重。

因此「賈天祥正照風月鑑」的寫作主題，從王府本脂批的「誠淫」、至島崎藤村的「痴情」，實已有所轉向，也為賈瑞之死提供了不同的詮釋角度。固然小說中所描述的風月寶鑑的功用為「專治邪思妄動之症」，已點明此風月寶鑑有教示、訓誡之效，且此點在譯文中有

¹⁰ 「これは痴情の為に病死する賈瑞なる人物を借りて、渠が色即是空なる禅機を悟り得ざりしことを敘せ一節なり。賈瑞もと一痴漢にして而も邪僻あるに鳳姐なる女に弄ばれ、その弄ばるゝを知らずして遂に痴情の為に死せるを寫したり。

鳳姐といふは王熙鳳なる女にしてもとより刀險の才を有し、飽くまで賈瑞のおろかなるを知り正色をもて其言ふところを斥けず、邪言を用てその心神を迷はしめ、かくてその情念を挑弄して遂にこの風月寶鑑の一段にいたり殞命の大段落に入るの脚色なり。

この風月寶鑑の辭は即ち賈瑞が鳳姐の為に辱められて家に歸りしより筆を起し痴情に生を喪ふ光景に筆をとめてたるなり。」

案：此引文第二段中將「鳳姐」、「王熙鳳」誤作「鳳姐」、「王熙鳳」，然原文標音正確，應是形近而訛，在正文翻譯中已修正。另，同段中「刀險」（とうけん）一詞，經查無此用法，《藤村全集》改為「刁險」（てうけん）。今從《藤村全集》。參見〔日〕島崎藤村著：《藤村全集(16)初期作品集》（東京：筑摩書房，1974），同註4，頁57。

所保留，故島崎藤村或亦認同「誠淫」的寫作主題。

此外，倘若與第一回楔子所言之「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閑文者特多」、「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等語相較，¹¹《紅樓夢》並未忽視小說的閱讀趣味與談情的撰著目的，且島崎藤村為賈瑞之死的原因翻案、並定調為「因痴情而死」，一則符合了《紅樓夢》談情之旨、二則弱化訓誡之感，使其翻譯與引言之詮釋更貼近《紅樓夢》原書的創作宗旨，由此可見島崎藤村對《紅樓夢》寫情的關注。

另，如從譯文選擇段落觀之，評語中涉及賈瑞邪闖性格的第十一回「見熙鳳賈瑞起淫心」、與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兩事均刪，只選錄「賈天祥正照風月鑑」受辱歸家後害相思病一段譯起，且此段中凡涉及王熙鳳的敘述，如：賈代儒向榮府尋求人蔘、王熙鳳虛應故事等段落皆刪除，因此焦點集中於賈瑞的痴情卻未得到回報一段的苦相思上，而看不出調戲王熙鳳的邪淫行為，更無從顯示王熙鳳的刁險。

故綜合引言與選譯內容，島崎藤村雖認同此回具有誠淫的意義、也同意賈瑞在性格與行為上的缺失，但在此基礎上，其更同情的是賈瑞追求愛情，卻反遭王熙鳳捉弄與羞辱、最終致死的遭遇。加之選文的情節取舍，不只意涵變化，賈瑞的人物形象亦發生變異——即「痴情」的層面被強調提出、弱化「邪淫」的部分，故在島崎藤村的翻譯過程中，實則重新建構了賈瑞的形象。

然而，島崎藤村對於《紅樓夢》第十二回的解讀方式，是僅出於其個人詮釋？還是受到底本、即王希廉評本的影響？可參照王希廉評本的回末總評：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痴邪、及鳳姐之險詐，真有張璪畫松，雙管齊下，一作生枿，一作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於殞命？乃鳳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誑約，毒施凌辱，竟是誘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但極寫鳳姐之刁險，且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此引盜入室。¹²

二文相參，可發現島崎藤村的引文在用字與意涵上，與王希廉的詮釋有其相似性，如：(1)同稱王熙鳳性格「刁險」；(2)王希廉稱賈瑞性格「痴邪」，島崎藤村則稱「痴漢」、「邪僻」；(3)王希廉與島崎藤村共同指出賈瑞對王熙鳳之「痴／鍾情」；(4)王希廉與島崎藤村共同指出王熙鳳若是不挑逗賈瑞、並出言喝斥，則賈瑞應不致死。從以上四點相似處觀之，島崎

¹¹ 參見〔清〕曹雪芹、高鹗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同註7，頁4-5。

¹² 參見〔清〕王希廉評：《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二）》（臺北：廣文書局，1977），頁333。

藤村在撰寫引言時，或曾參考王希廉評本。因此王希廉與島崎藤村在評論賈瑞與王熙鳳的關係時，皆同意賈瑞的性格缺失，也指出這段愛情悲劇若非王熙鳳的刻意引逗，當不致此，故對王熙鳳有所批判。

島崎藤村的引言較之王希廉之評的解讀差異在於：島崎藤村明確地指出賈瑞乃是「邪僻」與「痴情」正反性質兼具的人物，而非如王希廉僅將賈瑞視為「邪淫」之人。且島崎藤村未將賈瑞死因歸因於邪僻、而歸之於痴情。於譯文中，對於賈瑞害相思病時，亦發「あはれよ」（可哀啊、可嘆啊）之哀思，¹³足見島崎藤村在翻譯此段故事時，是有意將「誠淫」的寓意轉向為「痴情」，並提醒讀者關注賈瑞在此段情感中的悲劇性。

島崎藤村除在引言上對賈瑞之死有所翻案，其譯文也試圖透過翻譯，將選文涵義與人物形象重新塑造。島崎藤村的譯文內容大抵遵循原文的情節鋪陳，然為適應作品寓意與人物形象的變動，在譯文上亦在細節處進行調整，如將關注焦點集中於賈瑞一人，藉以強化「痴情」的主軸。

譯文的調整，可從刪去與補入兩種層面進行觀察。以刪去的層面言，島崎藤村將小說中涉及「風月淫事」的兩段相關敘述全部刪除，如：(1)小說描述賈瑞害相思的症狀時，僅譯出「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腳下如棉，眼中似醋，嗽痰帶血」五種，「黑夜作燒，白晝常倦」兩個症狀併入「不覺就得了一病」的譯文「覺えずも病の枕に伏す身とはなりぬ」（不知不覺就害病，且枕不離身。頁 13 下）中。除以上在譯文被保留的內容外，賈瑞患病之初因思念王熙鳳而有「指頭告了消乏」之事、病重時「下溺連精」的症狀、死亡時「身子底下冰涼黏濕一大灘精」等敘述均刪除。(2)取得風月寶鑑後，賈瑞多次與鏡中王熙鳳的幻象「雲雨一番」的敘述刪除，改為「覺へず鏡のうちに入りて鳳姐に遇ひしよろこびを言へば」（不知不覺進入鏡中，與鳳姐相遇並傾訴喜悅之情。頁 14 下）。因此涉及性事的內容均遭刪除，當是為了弱化此回當中的「淫」的敘述。¹⁴

再者，島崎藤村譯文僅譯至跛足道士搶回風月寶鑑，並未譯出賈代儒料理喪事一段。

¹³ 參見〔日〕無名氏：〈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同註 4，頁 13 下。

¹⁴ 關於這類風月情事的淫態描寫在島崎藤村的譯文中被刪除的原因，池間里代子認為是出於這些內容並不適合刊載於有基督教背景的《女學雜誌》中，因此在翻譯時將此內容刪除。參見〔日〕池間里代子：〈藤村と《紅樓夢》〉，同註 6，頁 45。

然池間里代子的推論，可再商榷。原因在於：《女學雜誌》是由近藤賢三（?-?）於明治十八年（1885）創刊，且以提升婦女地位、學識、權力為宗旨，後因近藤賢三於隔年驟逝，方由時為明治女學校創辦人之一的巖本善治（1863-1942）接手編輯。由於巖本善治任教於明治女學校、並於明治廿年（1887）出任教頭，並邀請校內教師如島崎藤村、北村透谷、星野天知等人賜稿。由於文藝性稿件增加，遂在明治廿五年（1892）年分為甲乙兩卷隔週刊行，甲卷刊載文藝創作、乙卷刊載女學新知。因此，從《女學雜誌》的創辦背景、以及其後的運作情形觀之，此刊物並非明治女學校的附屬刊物，而是巖本善治接手編輯時，恰為明治女學校教師，故使人誤會《女學雜誌》為明治女學校的附屬刊物。爰此，島崎藤村翻譯《紅樓夢》時，刪去風月情事的淫態描寫，應非是出於刊物性質，而是出於其個人意圖建構賈瑞痴情、而非邪淫的形象。

若依王希廉之評，賈瑞喪事是作為秦可卿喪事的伏筆，以引出兩人皆死於淫的共通性，¹⁵然將此事刪除，兩事缺乏可對應處，則「淫喪」的意義則難以被強調，故可由此推知情節的節選是為弱化「淫喪」的惡評，以減輕此回對賈瑞的負面評價。

增補的內容則有以下二段：

花雖然容易枯萎，但經過一眠尚能保持其豔，何況是令人難以忘懷的戀情？賈瑞在此受盡一生中極大的恥辱回到家中後，完全無法平復自己的情緒。¹⁶（頁 13 上）

可哀啊！愛情與負債的韁繩牽引著他，使那心中騷亂的馬無法靜止下來。……一直想著鳳姐的事情，滿腦子只有她的身影，並進入春睡的幻境中。越是想要忘記她，就越深陷相思，身體也承受著這痛苦的情感帶來的折磨。¹⁷（頁 13 下）

第一段內容，是增補於賈瑞受辱歸家，即「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滌」之前；¹⁸第二段內容則是夾於「日間功課又繁，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之首尾。於此二段中，僅「一直想著鳳姐的事情，滿腦子只有她的身影」可對應到原文「邇來想著鳳姐」外，其餘文字與原文並無可對應之處。且從文字所營造出的氛圍觀之，兩段文字均是為渲染賈瑞對王熙鳳求之不得的苦楚、並試圖深入闡發賈瑞更深層的情感。如寫對賈瑞對王熙鳳的戀情之深刻與脆弱，如同花般艷麗卻易凋；又如寫賈瑞內心騷動是以馬為意象，表述自我內在因愛情、外受負債兩事相逼下的煎熬。儘管負債一事始末，島崎藤村並未譯出，¹⁹仍可看出賈瑞明知此為鳳姐有意戲弄，卻因為愛慕美色而無法斷然捨棄這份情感。

¹⁵ 王希廉評語為：「借賈瑞停棺，逗出鐵檻寺伏筆，自然。賈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賈瑞是賓，秦氏是主，故下回即寫秦氏病亡。」參見〔清〕曹雪芹著，王希廉評：《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二）》，同註 12，頁 334-335。

¹⁶ 「花の褪め易きは一睡の中にして尚あやにくに忘れがたきものは戀いなるか。賈瑞はこ、に一生の恥辱をとりおのれの家に歸りしが、心はなはだおだやかならず。」

¹⁷ 「あはれよ。戀と負債の手綱を引いては心の駒もしづかならず。……ひたすら鳳姐のことを想ひて實にその面影のみや春の寂覺のまぼろしに通ふ。されば忘れむとして相思さらに深く、身をくるしめ情をいたむるうち、」案：此處「寂覺」二字，旁標音為「ねぞめ」漢字當為「寢覺」。《藤村全集》亦作「寢覺」。此處從《藤村全集》。參見〔日〕島崎藤村著：《藤村全集(16)初期作品集》，同註 4，頁 58。

¹⁸ 此段內容，因刪去賈瑞受賈蓉、賈薔捉弄之事，故文辭稍做更動，譯為：「賈瑞はこ、に一生の恥辱をとりおのれの家を歸りしが、……」（賈瑞在此遭受到一生的恥辱後歸家，……）

¹⁹ 島崎藤村文中所指的賈瑞受到的「愛情與負債的牽引」，愛情之事當屬賈瑞對王熙鳳的思念，以及雖受到王熙鳳的戲弄、卻不減戀慕之情；負債一事，島崎藤村並未譯出，此事亦為王熙鳳戲弄賈瑞諸多方法之一，是為：由賈蓉、賈薔引賈瑞入局，指稱賈瑞欲調戲王熙鳳，若欲平息此事，只能寫下欠據，賈瑞遂各寫五十兩欠據方了結此事。

且此兩段可視為島崎藤村在原文的基礎上延伸出的情感敘述，用以強調賈瑞此段戀情不僅是「單戀」、且是「苦戀」。故在島崎藤村的翻譯下，本為具有告誡意涵的此段內容，因為集中於敘述賈瑞一人的情感，而譯文以「花之易凋」與「騷亂之馬」兩種具體的譬喻，深化賈瑞在這段戀情中求之不得、卻欲罷不能的感受，反使譯文充滿凄美的浪漫氛圍。

至於為何島崎藤村會採用此種翻譯方式進行重新詮釋？可從島崎藤村的生命經驗、與其自傳性的私小說加以參照。

〈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初發表時，島崎藤村時正 20 歲、且甫從明治學院畢業，正值青年時期。此時期的島崎藤村對於戀愛的想法，或可從其自傳性的私小說《櫻桃成熟時》窺見一斑。此本小說的背景參照島崎藤村年譜、並據三好行雄考證，書寫的是島崎藤村明治廿三年（時 18 歲）在明治學院就讀、至明治廿六年（時 21 歲）因愛上任教的明治女學校的學生佐藤輔子而深感自責，遂離開教職、脫離教會，前往關西漂泊此段過程的心路歷程，且小說中所涉及的人物，多可與島崎藤村的交遊圈相對應，因此是篇自傳小說。²⁰

在《櫻桃成熟時》中，開篇即透過小說主角岸本捨吉（即島崎藤村）對長其 5 歲的女教師繁子的傾慕而又禁慾的情感，且這段情感，又深刻影響到未來畢業後擔任女校教師的男女交際的想法。小說中首先描述：

從捨吉這一方來看的話，那位比自己年長五歲的女子，與自己的親密關係持續約有一年之久了吧。她對捨吉說過的話以及動作，總是吸引著他的心。教捨吉日本舊習所沒有的青年男女交際的是她，第一位寫信給捨吉的也是她，這些溫情，這些親切，撫慰且柔和了他長久以來年少頑固的心靈。到了傍晚時分，他總是奔向這個像姊姊的女人。……他發誓再也不接近繁子，即使在路上有擦肩而過的機會也儘量不照面。如果是遠遠看到，他也立即從巷中轉去。²¹

小說中的「繁子」究竟指涉的是哪位人物？今已難以得知，亦有一說，此為虛構人物，²²然從小說的描述中可知，青年時期的島崎藤村，曾愛慕一位女性，認為這位女性是他在男女交際一事的啟蒙者。但為何島崎藤村會與這位女性疏遠？小說接著描述：「依他當時的想法，至少他當時行為全像一位基督徒，他相信他與繁子間的感情，只不過像一般教會中的兄弟

²⁰ 參見〔日〕島崎藤村：〈年譜〉，《島崎藤村集》（東京：新潮社，1970），頁。692-693。〔日〕三好行雄：〈《新生》の序曲：《桜の実の熟する時》小論〉，《島崎藤村論》（東京：筑摩書房，1984），頁 279-280。

²¹ 參見〔日〕島崎藤村著，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櫻桃成熟時》（臺北：久大文化出版社，1990），頁 3-4。

²² 參見〔日〕伊東一夫：〈《桜の実の熟する時》論考〉，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刊行會編：《島崎藤村 II》（東京：有精堂，1983）頁 178。

姊妹般。然而，他覺醒了。曾經令他以為幸福的事，卻將他推入深淵。」²³從此段描述，即可了解島崎藤村在求學時曾對這位給與溫情的女教師投以欽慕之情，也因此萌發內在對愛的渴求。然而這樣的感情，在基督教義之下，反而成為痛苦的根源，難以向對方與親友訴說，只能轉而壓抑情感、並對此種愛慕產生恐懼。

且此段愛慕的情感，也影響島崎藤村畢業後、在前往明治女學校前的內心掙扎，小說中描述：

女孩子——那是捨吉長期以來一直不善處理的問題，也是他一直保持冷漠——不僅不關心，甚至是有些輕蔑對待的問題。

成為深刻的悸動，而殘存於捨吉心中，造成障礙的畫面，再次被喚醒。心中堅決不再接近的繁子——坡路——陽光普照的青草——意外的相遇——披著白色披肩無言擦肩而過的人力車上的乘客——這一切都在捨吉心中清晰的浮現。自己之所以會深切感覺出過去日子的無常及乏味，全都是源於繁子而來。想忘也忘不了的羞恥、痛苦、疑惑和悲哀，也都是隨著青年男女的交往而產生。這樣的捨吉，怎能毫無掛礙的再接近「女子」的世界呢！²⁴

因此從《櫻桃成熟時》中，有關岸本捨吉傾慕繁子的相關段落觀之，可以發現：島崎藤村以岸本捨吉作為投射自我的小說人物，對照出的是島崎藤村在青年時期一段宗教信仰、與個人情慾產生衝突後的苦戀，且這段苦戀不僅折磨島崎藤村的內心，也影響著他對於男女交際關係的看法，但這樣的感受，卻也令其難以自拔。

倘若將《櫻桃成熟時》所呈現的青年島崎藤村的心理世界、與在此時期譯成的〈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內容相參照，可以發現島崎藤村與賈瑞面對初戀、同時也是苦戀的心理模式相當一致：兩人都對一名女性傾心，但受限於理法或教條的限制，導致兩人無法結合。縱使如此，這樣的感情依然留存在兩人的心中、難以忘懷，且又折磨自己，因而產生生理或是心理上的疾病。因此青年時期的島崎藤村，在閱讀《紅樓夢》第十二回後，選譯「賈天祥正照風月鑑」一段，應是出自於此種情感遭遇上的同理與投射所致，並試圖為賈瑞的「淫行」進行翻案，轉化為「痴情」、「苦戀」的形象。

除從島崎藤村譯文與所用底本的對照，與從其戀愛經驗的投射分析〈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產生背景，亦可從其於明治學院的求學經驗進行考察。據笹淵友一的研究指出，島崎藤村在明智學院求學時，曾為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²³ 參見〔日〕島崎藤村著，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櫻桃成熟時》，同註21，頁7。

²⁴ 同前註，頁145-146。

的詩作中的奔放情感所吸引，且同理在詩作中呈現出的奔放情感卻無法脫離桎梏的感受。然而，在明治學院求學期間受洗為基督徒後，基督教的二元論述，對於正在青春期的島崎藤村產生了內在衝突，特別是他一方面羨慕著過著優雅精神生活的人、卻又對於自身的性慾感到羞恥與憂鬱，從而導致其自我苛責的內在分裂。²⁵劉曉芳則從更廣的角度，觀看明治維新後，在新舊價值體系的衝擊下，知識分子面臨各種來自內外在此的困惑，因而展現出性格的雙面特質，使知識分子陷於徬徨與矛盾中，表現出「自我矛盾」與「自我分裂」的心態中。而島崎藤村身處於這樣的時代氛圍，以及其求學背景，令他青年時期的內在熱情難以抒發，從而轉變成內在矛盾的人格特質。²⁶

從此種角度觀之，《紅樓夢》中確實呈現出賈瑞對王熙鳳的性慾，但此種性慾卻被王熙鳳與賈代儒所壓抑而難以抒發，唯一的抒發方式，卻是在正照風月寶鑑時，與王熙鳳在夢境中相會耦合。儘管島崎藤村在翻譯時，並未譯出賈瑞受到王熙鳳與賈代儒的懲罰之事，卻譯出了賈瑞因相思而一夜未眠，又於日間想起日前的懲罰，而不敢前往榮國府與王熙鳳相會一段，即已具備賈瑞內在情慾與外在規訓的衝突。至於賈瑞進入幻境當中，雖刪去了性事描寫的段落，但意識進入鏡中幻境，卻也表現出肉體與精神的分離，以及內心的慾求在現實當中難以抒發，只能在幻境當中抒發的分裂特徵。從此種角度觀之，賈瑞的自我衝突與分裂的生命情境，與青年時的島崎藤村可相呼應，因而投射、並譯成〈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一文。

且在〈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中所增入的兩段賈瑞情思，可視為島崎藤村試圖將個人的情感，經由翻譯，投射於賈瑞，並使賈瑞的內在自我得以被更完整地彰顯。此種透過「愛慾」及「性」所對照出的個人內在，柄谷行人在討論日本文學中的「告白」時，即從宗教戒律將「姦淫」視為「心」的問題，因此使創作者不斷地向內注視，從而察覺外在肉體的貧瘠、以及內在心靈與慾望的存在。²⁷

既然「愛慾」與「性」作為發現個人內在存在主體的象徵，島崎藤村在〈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中深化的賈瑞內在心靈，又會如何為北村透谷所接受？且島崎藤村在其後的小說創作中，又是如何看待「愛慾」、「性」以及「戀愛」的課題？則於下文進行討論。

三、「痴情」主題在北村透谷與島崎藤村小說中的承衍

²⁵ 參見〔日〕笹淵友一：《「文學界」とその時代（下）：「文學界」を焦点とする浪漫主義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59），頁 751-752。

²⁶ 參見劉曉芳：《島崎藤村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42-53。

²⁷ 參見〔日〕柄谷行人著，吳佩珍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頁 112。

從笹淵友一提出北村透谷的小說《宿魂鏡》是受到島崎藤村的譯文〈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影響而進行創作之說後，其後相關研究如伊藤漱平與船越達志、池間里代子均遵循此說。²⁸笹淵友一從《宿魂鏡》中的「鏡」之怪異、鏡中骷髏等內容，皆是北村透谷過往的作品中未曾使用過的內容，推定是對〈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一文的接受，而後又將《紅樓夢》之「戀愛迷妄」的思想型態，轉換為「戀愛至上主義」，故而形成《宿魂鏡》是以「戀愛物語」為寫作中心的現象。其論：

由此觀之，此思想（案：指「淫欲虛妄」之諷）與《宿魂鏡》的戀愛肯定的觀點完全相反，但是以幻鏡的怪異為中心的構想，兩者（案：指島崎藤村譯文）是完全一致的。其後更有「胡思亂想」、「骷髏」等〈紅樓夢の一節〉中的語彙也存在於《宿魂鏡》中，且僅出現於《宿魂鏡》裡、而未見於透谷其他的文章或作品中。基於以上情事，「《宿魂鏡》的構想來自於《紅樓夢》的啟發」的推測，應無誤。此即：透谷為活用《紅樓夢》的構想，採用了與《紅樓夢》「戀愛迷妄」的思想截然不同的「戀愛至上主義」。特別是透谷從《紅樓夢》的一節所採取的素材，恐怕僅是閱讀藤村的抄譯、而非《紅樓夢》原本——此說的理由在於：藤村的譯文將《紅樓夢》原本的淫猥現實的況味全然捨棄，而將之轉化為相比之下較不下流的戀愛物語。²⁹

笹淵友一詳細地比較《紅樓夢》原始內容、島崎藤村譯文與北村透谷《宿魂鏡》三者之間的内容，並且從文章風格推論：北村透谷的《宿魂鏡》雖取材自《紅樓夢》，但在思想上，與《紅樓夢》「淫欲虛妄」的主題有所差異，且較接近島崎藤村譯文「戀愛至上」的思想，因此認為北村透谷應是僅從島崎藤村的譯文了解《紅樓夢》，而後方著手撰寫《宿魂鏡》。

其後，船越達志則從笹淵友一之論、結合朴承志考察島崎藤村的小說《春》中，「懷劍」

²⁸ 參見〔日〕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同註1，頁197-198。〔日〕船越達志：〈試論《紅樓夢》第12回在日本的早期傳播及對日本文人的影響〉，《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5輯（2008），頁151-154。〔日〕池間里代子：〈透谷と《紅樓夢》〉，《流通經濟大學論集》第46卷第3期（2011），頁117。

²⁹ 「従ってその思想は『宿魂鏡』の戀愛肯定とは全く反対であるが、幻鏡の怪異を中心とする構想において、両者は完全に一致してゐる。更に胡思亂想、骷髏等といふ『紅樓夢の一節』中の語彙が『宿魂鏡』にもある、しかも『宿魂鏡』にあるだけで、透谷の他の文章や作品には見られない。以上の事実から、『宿魂鏡』の着想が『紅樓夢』から示唆を得たといふ推定に誤りはないと思ふ。即ち透谷は『紅樓夢』の構想を、『紅樓夢』の戀愛迷妄の思想とは全く反対の戀愛至上主義を生かすために採用したのである。尤も透谷が『紅樓夢』の一節に素材を求めたのは恐らく彼が藤村の抄訳のみを読んで原本を読んでゐなかつたからであろう。といふのは藤村の訳文は原本の淫猥な現実味は切り棄てて比較的低下でない戀愛物語に化してゐるからである。」參見〔日〕笹淵友一：「文學界」とその時代（上）：「文學界」を焦点とする浪漫主義の研究，同註5，頁432。

象徵意義的考察，歸納出從《紅樓夢》第十二回對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翻譯與創作的發展脈絡為：「《紅樓夢》第十二回—島崎藤村譯文〈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北村透谷小說《宿魂鏡》—島崎藤村小說《春》」，此四階段發展，以及在作品當中的思想模式、與「誠淫／痴情」象徵物件的型態轉化。³⁰

至於北村透谷《宿魂鏡》的內容為何？且是如何襲用、轉化《紅樓夢》「風月寶鑑」的「鏡」之意象？

首先，《宿魂鏡》分為上、下兩章，上半述出身於奧州白河的小說主角山名芳三前往東京求學，因受到戶澤男爵欣賞，遂居住於男爵家中、並隨男爵研習政治學，以求飛黃騰達。某日，孫兵衛偕女阿梅前往東京拜會芳三，並細述芳三與阿梅的青梅竹馬之情、家長為二人指婚之誼、以及昔日資助芳三求學之恩，希望能夠盡快完成婚事。此段面談，為戶澤男爵之女弓子撞見，因此時芳三已與弓子相愛，弓子便詢問芳三與阿梅的關係為何，芳三亦安撫弓子的情緒，表明自身對弓子的愛不會轉變。然而，芳三對弓子的愛情為男爵夫人察覺，故將芳三逐出男爵府，臨去之前，弓子委託婢女轉贈芳三一枚沾上幾點血跡的古鏡，以做紀念。

下半則述回到故鄉白河的山名芳三因思念戶澤弓子而感到心神不寧、形容憔悴，更對往日追求的世俗名聲感到厭煩、更與往日親友疏遠，此時僅有懷中的那面古鏡相伴。某日芳三在鏡中看到弓子的身影、時而看見怪物與骷髏，因而在病中捧鏡狂亂地叫著，而後抱著古鏡死去。於此同時，弓子亦因患上相思病而亡。

《宿魂鏡》下半部的「古鏡」，究竟是如何描述、且承襲《紅樓夢》的？可參看下列兩段的敘述：

（芳三）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取出懷裡一直以來揣著的古鏡，閃爍的反光裡映照出意中人的身影。他對著那個身影左右觀之、坐臥視之、俯仰觀之、取捨視之，愈看愈撩亂自己的意念、愈瞧愈像是要奪去自己的心神般，精神遂恍恍惚惚地飄向天涯，不管是夢境、還是現實，不分是幻境、或是清醒，身體像是無法被安放在房間內，坐立難安地胡思亂想，像在探求什麼般展開雙臂、在空中攫取物體，如此則益發紛亂迷惑，頓時間，突然高聲一叫：「呀！是你啊！」³¹

³⁰ 參見〔日〕船越達志：〈試論《紅樓夢》第12回在日本的早期傳播及對日本文人的影響〉，同註28，頁154。

³¹ 「と獨り言ちしながら、懷中より例の古鏡を取出れば、照々と寫り出たる意中人の面影。その面影を、右に眺めつ左に眺めつ、起して視つ臥させて視つ、仰ぎて眺めつ俯して眺めつ、取つて視つ措きて視つ、一視は一視より想を亂し、一眺は一眺より心を奪ひ恍々惚々として精神天涯に浮かび去り、夢とも現とも、幻とも覺とも、身一ツを置かぬる一室の中、立ちつ座りつ胡思亂想、何物をか探り求むる如く手を廣げ、何物をか捉へ得たる如く空を攫み、いよ／＼／ます／＼／紛々亂々迷々惑々、頓て突然聲高く。や、御身は。と叫び出でぬ。」

(頁 237 上)

「唉呀，你果然還是在鏡子上啊。現在和我說話的，是你呢？還是只是面鏡子？這面不祥、且玄幻的鏡子，是以讓我變成狂人為樂嗎？不管是戀愛、還是感情，都是你這面玄幻的鏡子開的玩笑嗎？你這面玄幻的鏡子，是真的含有弓子的姿態嗎？還是你這個妖魅的行徑？這究竟是真實？還是虛幻？咄，果然是你在玩弄我吧！」一邊說著，一邊將那枚古鏡拋向正面的牆上，伴隨著鏘然的聲響，朦朧中，出現了異狀的怪物。似骷髏而非骷髏、像人類又非人類，那悽慘醜惡的樣貌一言難盡，且從那彼岸的幽冥世界，似是要索求什麼般，開始出現在此處。³² (頁 237 下)

此二段乃是關於山名芳三回到白河之後，厭棄塵世、疏遠親友、看淡功名之際，攬鏡自照、並於鏡中見到戶澤弓子的身影的描述，極似《紅樓夢》中，賈瑞正照風月寶鑑時難以自拔、且為之瘋狂的情狀。甚至在察覺一切都是古鏡產生的幻象後，責罵、並怒擲古鏡，因而引出骷髏與怪物，此描述亦與賈瑞反照風月寶鑑時，在鏡中見到骷髏一段相似。且芳三在見到此類幻象後，便染上熱疾，縱使知道鏡中所呈現的，都是弓子的幻象，但仍無法全然捨棄。因此對著幻象，訴說自身為此戀情著迷與執著、並深陷瘋狂之境的心聲：

「這是幻象吧？弓子，儘管我知道這個幻象作為幻象、且幻象之所以是幻象的緣由，但在我耳邊低語『虛幻到了極致就是真實、真實到了極致就是虛幻』的東西，便是這執著的戀愛。執著？『執著』這樣的東西，若是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不管是面對生命、或是在死亡的幽暗中，這份執著都會存續的吧！戀愛？『為何會陷入戀愛？』我在我的心中問著戀愛為何是戀愛的的原因，這也是我最後的質問。你的家世、爵位、富貴，之於如同微塵般、毫無希望的我而言，是多麼地讓人憐愛，我捫心自問，你那美好的身姿、尊貴的形體、冷冽的眼神、溫柔的言語、濃厚的情感、純潔的靈魂，在這些感受之外，在我的心中，什麼事物都不存在。我多年的學問遇上這份戀情，就像一把鈍刀般毫無功用。即使

³² 「や、や、御身は矢張鏡の上に。今物言ひしは御身か、但しは鏡か。いまはしや幻鏡、見事この我を狂人にしたか。戀も情も、汝幻鏡のいたずらか。己れ幻鏡、まご、ろ籠めし弓子の姿も、汝が妖魅の仕業か。まことか、いつはりか、咄、我を玩弄ぶは汝か。と言ひ放ち、彼古鏡を真向の壁に抛付けられ、鏘然たる音もろ共に、朦朧として異態の怪物現はれ出たり。骷髏にして骷髏にあらず、人間にして人間あらず、悽慘醜毒の状一々筆に盡し難し、那邊の幽暗界より、何事の要むるものありて、そも此處には現はれけむ。」

明白，卻仍為此戀情著迷的，是我；為此戀情瘋狂的，也是我。既稱此為『迷』、為『狂』，那麼『不瘋狂』、『不著迷』，不過是個假設的詞語。至於我，不管是著迷也好、瘋狂也罷，就這麼繼續被幻鏡玩弄，若是能夠看見著迷與瘋狂的結局，也是一件有趣的事。」³³（頁 238 上）

從以上三段《宿魂鏡》的內容可知：北村透谷挪借《紅樓夢》賈瑞照風月寶鑑的描述，描述風月寶鑑與古鏡映照出鏡中幻象的功能，且同為描述小說人物對於愛情至死不渝的執著。然《紅樓夢》第十二回與《宿魂鏡》的主題差異即在於：《紅樓夢》中，賈瑞取得風月寶鑑，是由於因患相思病而多方診治無效，而從跛足道士處得到風月寶鑑；《宿魂鏡》中，山名芳三得到古鏡，是在離開戶澤男爵宅邸之際，戶澤弓子為表情意而贈，兩部作品對於主角獲得鏡子的意義，已有不同。

此外，《紅樓夢》第十二回或顯或隱地敘述賈瑞對王熙鳳的著迷、以及在鏡中「雲雨一番」等事，然此類相關敘述，於島崎藤村譯文中，或悉數刪除、或改變敘事方式，使《紅樓夢》的一節：風月寶鑑の辭與原著意旨稍有出入，而北村透谷在《宿魂鏡》中書寫的山名芳三攬鏡自照、對鏡訴情一段，幾為島崎藤村譯文中「（賈瑞）不知不覺進入鏡中，與鳳姐相遇並傾訴喜悅之情」一句的延伸擴寫，且更無《紅樓夢》原著中，因用情過剩、而施淫猥之行的描述。因此北村透谷的《宿魂鏡》對於「古鏡」意象的使用，以及作品中的執著與痴情之旨，應是受到島崎藤村《紅樓夢》的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影響。

至於島崎藤村的小說，又是如何承襲其青年時以「痴情」角度觀看的《紅樓夢》？如單從「痴情」的意象而論，島崎藤村的小說僅有《春》中，描述岸本捨吉（即島崎藤村）與峯子（小說中亦以「西京」稱之）之間的情感關係時，曾以「懷劍」表達二人之間的情感互動。小說首先描述峯子贈送懷劍給岸本捨吉一事：

市川望著岸本的臉，以同情的口氣說：「聽說西京送你懷劍，真的嗎？」

「嗯。」岸本滿臉通紅。

「她為什麼送你那種東西？岡見一直想向西京問清楚其中的原因。」

³³ 「幻か、弓子、我は幻を幻と知る、幻の幻なるは知れてあれど、幻の極は實、實の極は幻なりと我に囁くものは執着の戀。執着？執着といふもの、まことに世にあらば、生命の向ふの、死といふ暗の中にも、その執着は續くべきか。戀？何故に戀しきぞ、と、我心に問ふに戀しきが故に戀しきなりと言ふが最後の理論。御身の家柄にも、御身の爵位にも、御身の富貴にも、微塵ほどの望みはなき我、何が可愛きやと、我胸に問へど、御身の姿は美しく、御身の形は尊とし、御身の眼は涼し、御身の言語は優し、御身の情は濃し、御身の魂は淨しと感ずる外には何事を知らね我胸。多年の學問も此戀に會ひては鈍刀ほどの役に立たず。迷ふものは我、狂ふものは我、と知れど、さて其迷と曰ひ、狂と曰ふは、狂はぬもの、迷はぬものが、假定めて曰ふ言葉。われ迷ひてあるか、われ狂ひてあるか、善し、このまゝに、幻鏡の弄ぶまゝに、迷ひと狂ひの最終を見極めたらばおもしろからむ。」

「聽說那是她母親的遺物。」

「遺物？」市川看出事情真相似的點頭說道：「你目前的立場相當困難。」

岸本默默咬著指甲。³⁴

其後則寫峯子和岸本捨吉的關係為：

冒雪抵達西京的學校，在宿舍會客室的火鉢旁，岸本初遇峯子。峯子是位極富同情心，具有溫馨母性的女人。……峯子眼中閃耀著長姊般安祥的光彩，可能把岸本當作弟弟看待。當十字路口的人力車夫叫她「太太」時，峯子剎那間羞紅了臉，但眼中仍然帶著祥和。……為岸本縫補旅行的衣物，邊說「如果我是男人，無論天涯海角，一定陪你一起旅行——可惜身為女人，不能隨心所欲」時，眼神還是洋溢著安祥。突然間，她的眼眸帶著不可思議的淚光，似是悲嘆獨身寂寞。最後，終於默然不語，那時已不像姊姊的眼睛了。³⁵

從此二段內容可知，峯子贈送懷劍給岸本捨吉，應是出於愛慕之情，因此懷劍可視為此段情感的信物。然而在小說中，懷劍的象徵意義並未明確彰顯，而多是表現在岸本捨吉心緒紊亂時出現：如得知安井勝子（即佐藤輔子）已有婚約時，因內心痛苦不堪而欲離開現居處，在告辭之前，即將此懷劍轉交給朋友保管。³⁶或如在想起朋友青木（即北村透谷）死去的容顏時，想追隨朋友而去前，便將此懷劍藏於被褥，而後試圖輕生。³⁷因此，朴承柱認為懷劍在《春》中的象徵意義，除為峯子的情感信物外，同時也是岸本捨吉／島崎藤村徬徨心境的象徵。³⁸

然而，《宿魂鏡》之鏡、與《春》之懷劍作為「情感信物」的層面，朴承柱從四點分析兩部小說的共通性為：(1)二物均為別離之際，由女性贈送給男性之信物；(2)二物皆為小說中的男性揣放在懷中之物，且均作為人物的苦惱象徵；(3)皆為小說中，表現人物陷於三角關係時的心境寫照，在《宿魂鏡》中，為山名芳三、戶澤弓子與阿梅，在《春》中，則是岸本捨吉、峯子與安井勝子；(4)鏡與懷劍皆作為人物心境動盪的象徵。³⁹由此推論《宿魂鏡》

³⁴ 參見〔日〕島崎藤村著，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春》（臺北：久大文化出版社，1989），頁18。

³⁵ 同前註，頁40-41。

³⁶ 同前註，頁50。

³⁷ 同前註，頁284。

³⁸ 參見〔韓〕朴承柱：〈島崎藤村の《春》における「懷劍」について〉，《言葉と文化》第3號（2002），頁250。

³⁹ 同前註，頁256-257。

與《春》在小說結構與物件象徵意義等層面的承衍關係。

但〈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是島崎藤村的譯文，且島崎藤村年少時受業於田邊蓮舟（1831-1915）學習漢文學時，田邊蓮舟即以《紅樓夢》作為教材，⁴⁰因此《紅樓夢》、及島崎藤村所譯的第十二回內容對於其自身小說創作的影響，除可從北村透谷的交遊與文本內容的相似層面進行考察外，或也可從《紅樓夢》第十二回的主題進行對照。

以〈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一文中，島崎藤村將賈瑞死因認定為「痴情」、並將原著中關於淫褻內容刪去的現象觀之，島崎藤村是有意將賈瑞對王熙鳳此段有違世俗倫常關係的戀情，轉化為單純的情感索求。

觀之島崎藤村的三部自傳性私小說——即《春》、《櫻桃成熟時》、《新生》——儘管各自的主題有別，但均涉及此種以男性為中心、且與世俗倫常相悖的苦戀情節。在《春》中，較多著墨於岸本捨吉對女學生安井勝子的戀慕之情，在得知勝子已有婚約而不敢告白，而後聽聞勝子婚後死亡的消息時，更覺得深受打擊。在《櫻桃成熟時》中，小說首先描述岸本捨吉作為男學生，對女教師繁子的戀慕，且述及此段戀慕作為捨吉的初戀、同時也是沒有結果的戀愛，導致捨吉未來對男女關係的漠然；小說最後則寫岸本捨吉成為教師後，因愛上女學生安井勝子而深感自責，遂辭職、並前往關西漂泊。至於《新生》，則是描述中年岸本捨吉在喪妻後，由於性慾的過度壓抑，因而與姪女節子（即島崎駒子）產生戀情、並發生性關係，為了躲避此種關係的煎熬，岸本捨吉便前往歐洲遊歷，而後回國面對輿論壓力與內在折磨的歷程。

在此三部小說中，均描述岸本捨吉在面對性慾與愛慾時，皆以壓抑或逃避的方式應對——面對繁子時，基於基督教義對男女交際的規範，因此選擇避不見面，藉以減輕戀愛的煩惱，同時，在面對這些內在的折磨時，亦無從對他人傾訴；面對峯子與勝子時，則是出於明白此二段戀情難以延續，因此選擇離開該環境，透過空間的逃避以壓抑情感的滋長；至於節子，是出於岸本捨吉喪妻寂寞，而向節子尋求慰藉，然在察覺愛情的滋長、發生性行為、且節子已懷有身孕時，卻選擇離開日本，前往歐洲進行放逐之旅，旅途的過程中，也思考自己與家族、與節子的關係，同時書寫、並公開此段經歷，以此證明兩人的關係並非出於肉體之慾、而是出於純粹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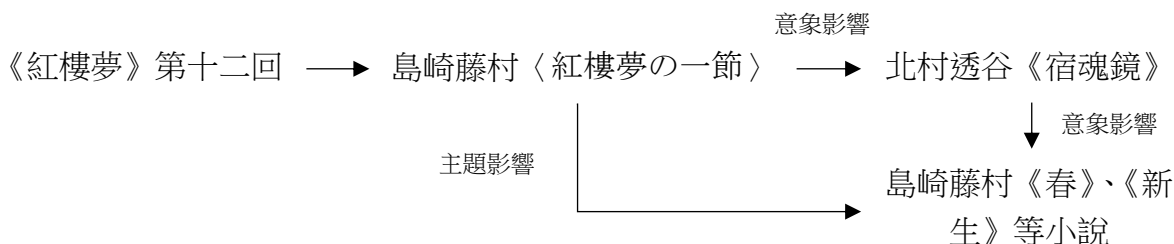
類似的「因情愛而導致內心折磨」的描述，亦可見於北村透谷的《宿魂鏡》。如前所述，《宿魂鏡》上半部以「婚姻」為主軸，表現山名芳三對於世俗婚姻、甚至是婚約的厭煩態度，引出下半部以「戀愛」為中心的期盼，一前一後，形成「現實／理想」與「婚姻／戀愛」的對比。在此對比下，小說則更極力描述山名芳三對愛情的執著：因被逐出戶澤男爵府、回到家鄉，遂於下半部因思念戶澤弓子而攬鏡自照，在鏡中看見戶澤弓子的身影，並

⁴⁰ 參見〔日〕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同註1，頁196。

與此幻象訴說自身的情感、並陷入發狂之境，最終招致死亡。

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小說中，雖共同呈現「痴情」、且執著於愛情的敘述，然二人的表現方式稍有不同：島崎藤村是體認到愛情，卻對此情感轉向壓抑與逃避，因而自苦；北村透谷則是經由獨處時，直接地表述自身正為此情感折磨。但二人受困於愛情、且因此自苦，從而證明自我存在的現象，均可從島崎藤村〈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中，兩段增入的情感具象化的敘述可見，且特別是第二段中，「心中騷亂的馬無法靜止下來」、「越是要忘記她，就越深陷相思，身體也承受著這痛苦的情感帶來的折磨」的描述，表現賈瑞內心世界正在遭受因情愛導致折磨的現象。

因此〈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對北村透谷與島崎藤村小說創作的影響路徑，或可推測為：從北村透谷寫作《宿魂鏡》，至島崎藤村其後回憶青年時期的情愛與交遊經歷所撰寫的《春》與《櫻桃成熟時》，或是書寫中年當下的與姪女發生不倫關係的《新生》，凡這些小說中因陷於情愛而招致自苦的情感描述，應是從〈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描述而來。因此，通整笹淵友一、朴承柱、船越達志等人對於「鏡」的意象分析，並將島崎藤村〈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一文置於文學接受的脈絡當中後，可推論北村透谷的《宿魂鏡》與島崎藤村的《春》並不僅止於單向的直線繼承，而是從島崎藤村的譯文為中心，並從主題與意象兩種層面，影響北村透谷與島崎藤村的創作，此創作接受的過程，可歸納為以下圖式，表示此文本間的承繼關係的複雜性、以及「痴情苦戀」主題的影響。



四、《紅樓夢》第十二回在日本詮釋轉型的考察

前論島崎藤村翻譯《紅樓夢》第十二回之譯文，因主題由「誠淫」轉化為「痴情」，進而影響北村透谷與其個人的小說創作主題，甚至形成笹淵友一所說的「戀愛至上主義」的現象。至於為何《紅樓夢》第十二回的寫作主題，能夠經由翻譯產生轉變？則是以下所要

分析的層面。

首先，以《紅樓夢》的寫作主題而論，第一回楔子部分即說此書「大旨談情」，因此當以「世情」為主，此說亦為明治至大正年間的日本漢學家所接受，如笹川臨風（1870-1949）論《紅樓夢》時，起首即稱：「情之可以生，情之可以死。人之所以為人，無非是情的塊物而已。天地萬物是依此潤飾，人間社會則是依此運行。」⁴¹其後更說《紅樓夢》「劈頭就以如斯語言為始（案：即「滿紙荒唐言」一詩），從此回以降，不斷累積成為一百二十回，全篇混雜了無盡的情話」，⁴²且稱書中人物為「情之塊物」（情の塊物）：「賈寶玉是一種情塊，與之相對的，那些纖麗楚腰的情塊中，最為出眾的十二人，便被稱為金陵十二釵」，⁴³此論亦為宮崎繁吉、鹽谷溫（1878-1962）、宮原民平（1884-1944）等後續研究者所接受，⁴⁴可知日本漢學界大抵認同《紅樓夢》的「世情書」特質。

然而，在《紅樓夢》中，「情」與「淫」並非對立的存在。其例證如第五回秦可卿的判詞「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⁴⁵表述秦可卿之淫喪，實與其及賈珍二人之情相關。而第十二回中，風月寶鑑需反照的敘述，己卯本脂批則稱「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點出此「風月寶鑑」不僅是小說中的鏡子、更是《紅樓夢》一書的異名，使情、淫在書中的不同面向，需經由正、反觀照，方可得見。由此可知「情／淫」在《紅樓夢》中是一體兩面的特質，也因此給予島崎藤村翻譯第十二回時，在「情／淫」的觀照角度上的另一種詮釋空間。

此外，島崎藤村在翻譯《紅樓夢》第十二回前後，北村透谷即先後於《女學雜誌》發表〈厭世詩家と女性〉與〈處女の純潔を論ず〉，表述其個人的戀愛觀與女性觀。前文發表於明治廿五年二月，早於〈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4個月；後文發表於明治廿五年十月，晚於〈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4個月。由於二人皆為《女學雜誌》作家，且依《櫻桃成熟時》所述，島崎藤村初讀〈厭世詩家と女性〉一文時，曾為北村透谷能夠大膽地論述對於戀愛的熱切、以及戀愛與婚姻的不同之處而深受感動，遂興起欲結識北村透谷之念。⁴⁶

至於在北村透谷的兩篇文章中，究竟是呈現何種戀愛觀與女性觀，使島崎藤村深感認

⁴¹ 「情に生れ、情に死す。人なるもの情の塊物に非ずや。天地萬物是に依て潤飾し。人間社會是に依て活動し」參見〔日〕笹川臨風：《支那小説戯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頁104。

⁴² 「劈頭は斯くの如くにして始めり。是より回を重ねること一百二十回、一篇の情話混々として盡きず。」同前註，頁107。

⁴³ 「賈寶玉は是れ一種の情塊。是に對して纖麗楚腰の情塊其最なるもの十二あり。是を金陵十二釵とす。」同前註，頁105。

⁴⁴ 參見〔日〕宮崎繁吉：《支那近世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頁303-304。〔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8），頁517。〔日〕宮原民平：《支那小説戯曲史概説》（東京：共立社，1925），頁283。

⁴⁵ 參見〔清〕曹雪芹、高鹗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同註7，頁87。

⁴⁶ 參見〔日〕島崎藤村著，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櫻桃成熟時》，同註21，頁128-131。

同？首先，〈厭世詩家と女性〉開篇即言：「戀愛是人世間的秘鑰，有了戀愛、而後才有這個世界。若是抽離了戀愛，人生究竟還有何趣味？」⁴⁷其後則對戀愛的定義，以及給予人在現實社會產生衝突時的安住之處的功能進行說明：

現實世界是股強大的勢力，理想世界則是在不明白社會的不協調的狀況下所成立的，正當遭受到現實社會的衝突時，不論是和諧相處、或是與之進行苦戰搏鬥，結局終將是落得一敗塗地的命運，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此時，理想世界中的敗將必定會沮喪且心疲力竭、想要從其他的事物上得到滿足，而勞力義務等現實世界的游擊隊則時常為理想世界的窺視者，並與其他各類事物短兵相接。而能夠對他進行支援的、能夠滿足他的存在的，毫無疑問地，即是名為「戀愛」之物：思求在天一方的美人、並為之輾轉反側，事實上，戀愛就正在此刻發生。在生理上，男性因此對女性思慕、女性也因此對男性思慕，單從這點來看，不過是把禽獸的立場移至人類罷了。說起在春心勃發的同時產生戀愛，自古以來，向來有鄙視這微不足道的小說家的人生、自己也在這卑陋的理想中縮減自我的弊病。但，戀愛豈止是單純的思慕而已，它是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間的爭戰中，使理想世界的敗將在一片混亂中得以安守之處，此即為戀愛。⁴⁸

在北村透谷的構想中，「戀愛」並非是單純的男女之間春心勃發的思慕之情，而是讓人能夠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衝突中進行調解、讓人的心靈能夠安穩的存在。若僅是春情萌動，便與禽獸無異。此種對於戀愛有別於禽獸之合的純粹與純潔性的要求，亦可見於〈處女の純潔を論ず〉一文，且說得更為直接：

像這種高尚的戀愛，其源頭是在無污染的純潔中吧！從純潔前往到戀愛的這條道路，是有實現順序的，然而，從一開始的純潔戀愛，變成漂浮在浪潮中、浪

⁴⁷ 「戀愛は人世の秘鑰なり、戀愛ありて後人世あり、戀愛を抜き去りたらむには人生何の色味かあらむ、」參見〔日〕北村透谷：〈厭世詩家と女性〉，收於〔日〕北村透谷著，小田切秀雄編：《北村透谷集》（東京：筑摩書房，1984），頁64下。

⁴⁸ 「此時想世界の敗將氣沮み心疲れて何物をか得て満足を求めんとす、勞力義務等は實世界の遊軍にして常に想世界を覗ふ者、其他百般の事物彼に迫つて劔鎗相接爾す、彼を援くる者彼を満足せしむる者果して何物とかなす、曰く戀愛なり、美人を天の一方に思求し、展轉反側する者實に此際に起るなり。生理上にて男性なるが故に女性を慕ひ女性なるが故に男性を慕ふのみとするは人間の價格を禽獸の位地に遷す者なり。春心の勃發すると同時に戀愛を生ずると言ふは古來似非小説家の人生を卑しみて己れの卑陋なる理想の中に縮少したる毒弊なり、戀愛豈單純なる思慕ならんや、想世界と實世界との爭戰より想世界の敗將をして立籠らしむる牙城となるは即ち戀愛なり。」同前註，頁65上。

蕩的肉體之愛，就變得沒有價值，也沒有美感了。⁴⁹

在北村透谷的觀點中，「戀愛」與「肉慾」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屬於內在精神性的動力與支撐，後者則是外在身體的慾望結合，且以前者為尚，後者則毫無價值與美感。以此觀點對照島崎藤村的〈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可發現島崎藤村著重於賈瑞的內在精神對於美好愛情的執著，卻又為此情所苦的情狀，同時並刪去原著關於肉慾與淫行的相關描述，或是基於北村透谷的戀愛觀。

此種強調「精神戀愛」的闡述，不僅是對「肉體之愛」的批判，同時也影響男女之間的交際關係、甚至是婚姻關係。北村透谷即從戀愛作為個體自我存在價值的意義，以及婚姻的對個人的束縛性、與消解戀愛的層面進行說明：

戀愛是一種讓「我」在犧牲的同時、也映照出「我」作為「我自身」的一面明鏡。男女在相愛之後，方知世界的真相。好比微小的昆蟲是完全孤立無援、無法自由自在地勞動，人類則是為了聚集在這個世界而互相倚賴、互相擁抱，方始建構出這個世界。維持世界的方法，也是要先登上了相親相愛的第一步，而後始得知此理。因此，獨自生活要成為世界的一分子，這樣的要素是完全不成立的。只有兩兩相合，始成為世界的一分子，且唯有面對世界，才能夠明白的看見「自己」是怎樣的存在。⁵⁰

像詩人這樣頑固的人，不喜歡闊步走在世俗的道路上，而是逍遙於自己所創造的天地之中。特別是對奉行厭世主義的人而言，其所能夠創造的天地與真實世界的懸殊，可謂是相去甚遠，且由於從婚姻而被擒拿到現實世界中，才發覺到自己理想的小天地是益發狹窄，最初作為理想的根據地而戀愛的人，最後反而感覺成為了彷彿抑制自身、且使人不快的愛的束縛。……透過戀愛，人獲得理想的聚合；透過婚姻，從想像世界被擒拿到現實世界；透過死亡，從現實世界與物質世界中脫離。首先，對於從戀愛伊始便愛著自身意志的人來說，若是作

⁴⁹ 「夫れ高尚なる戀愛は、其源を無染無汚の純潔に置くなり。純潔より戀愛に進む時に至道に叶へる順序あり、然れども始めより純潔なきの戀愛は、飄漾として浪に浮かる、肉愛なり、何の価直なく、何の美観なし。」參見〔日〕北村透谷：〈處女の純潔を論ず〉，收於〔日〕北村透谷著，小田切秀雄編：《北村透谷集》，同註47，頁101上。

⁵⁰ 「戀愛は一たび我を犠牲にすると同時に我れなる「己れ」を寫し出す明鏡なり。男女相愛して後始めて社界の真相を知る、細小なる昆蟲も全く孤立して己が自由に働かず、人間の相集つて社界を為すや相倚托し相抱擁するによりて始めて社界なる者を建成し維持する事を得るの理も相愛なる第一階を登つて始めて之を知るを得るなれ。獨り棲む中は社界の一分子なる要素全く成立せず、雙個相合して始めて社界の一分子となり、社界に対する己れをば明らかに見る事を得るなり。」〔日〕北村透谷：〈厭世詩家と女性〉，頁66下。

為對手的女性變成虛假的存在的話，在喜歡與愛情逐漸發達的同時，終將必有自瘋狂的愛戀轉為平靜的愛戀的時期，此平靜的愛戀對於厭世詩家來說，有如成為一種負擔，無論是在兩相歡愛、或是半途而廢的狀態皆然，這豈不是讓人感到惋惜？⁵¹

依北村透谷之論，「戀愛」是打破人的孤獨自我，使人與外在世界產生連結，而後經由兩個人之間的相愛與相處，才能夠向外構築出社會上的人際關係、並且向內察覺到自我的內在性與主體性。然而當戀愛發展為婚姻時，則必然受到現實社會的規範與儀式所束縛，而人在理想世界的精神自由，終將落入現實世界，成為不自由的存在，因而使人感到壓抑、憂鬱與不快。因此對北村透谷而言，「戀愛」應維持在精神層面的情感交際，而不應落入肉體交歡、或是現實層面的婚姻關係，方能維持人的自我主體性與心靈的自由。

據中山和子（1967）與色川大吉（1994）的研究指出，北村透谷此種戀愛觀的提出背景，是基於投入自由民權運動失敗、以及對於戀愛的期待而走入婚姻卻破滅的「雙重青春喪失」之故，因而在文論與文學創作中，將現實與理想分離，提倡強調個人內在精神性、且抗拒肉慾的戀愛論，並斥江戶時代以降的「好色的戀愛與文學」為「放縱最下等的獸性」的體現，因而成為明治時期獨樹一幟的論點，且此論點更對當時的文學界產生衝擊。⁵²

此種以「精神戀愛」為中心的「戀愛至上主義」的觀點，即產生與《紅樓夢》以「情」為宗旨的寫作主題相結合的可能性。

在《紅樓夢》中，凡以實寫肉體之慾，大抵歸屬於賈瑞、賈璉、賈珍之輩；以虛寫或以「雲雨之事、風月之事」隱晦帶過者，則多歸屬於賈寶玉。縱如賈寶玉於第六回中亦有與花襲人初試雲雨一段較為寫實的內容，但此段是第五回賈寶玉於太虛幻境中，與秦可卿夢中耦合一事的延伸，兩段寫法，一實一虛，且一於夢境、一於現實，亦構築出現實世界與夢境世界兩種風月敘事的「情／淫」之別。如將《紅樓夢》的夢境世界的風月敘事，視為人物在精神世界中的情感表現，則島崎藤村在閱讀《紅樓夢》與北村透谷〈厭世詩家と女

⁵¹ 「夫れ詩人は頑物なり、世路を潤歩することを好まずして我が自ら造れる天地の中に逍遙する者なり。厭世主義を奉ずる者に至りては、其造れる天地の實世界と懸絶すること甚だ遠しと云ふ可く、婚姻によりて實世界に擒せられたるが為にわが理想の小天地は益狹窄なるが如きを覺えて、最初には理想の牙城として戀愛したる者が、後には忌はしき愛縛となりて我身を制抑するが如く感ずるなり。……戀愛によりて人は理想の聚合を得婚姻によりて想界より實界に擒せられ、死によりて實界と物質界とを脱離す。抑も戀愛の始めは自らの意匠を愛する者にして對手なる女性は假物なれば好しや其愛情益發達するとも遂には狂愛より靜愛に移るの時期ある可し、此靜愛なる者は厭世詩家に取りて一の重荷なるが如くなりて、合歡の情或は中折するに至は、豈惜む可きあまりならずや。」同前註，頁 67 下-68 上。

⁵² 參見〔日〕中山和子：〈北村透谷（二）：「戀愛」の問題〉，《文芸研究》第 17 卷（1967），頁 183-201。〔日〕色川大吉：《北村透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頁 216-235。

性)時,《紅樓夢》在夢境/精神世界的「情」之書寫,便與北村透谷的「精神戀愛」有相通之處。

儘管目前無資料能夠了解島崎藤村如何看待《紅樓夢》全書的風月敘事,僅能從〈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譯文內容,片段地了解島崎藤村對於《紅樓夢》中「情/淫」的觀點。

如前所述,島崎藤村譯出〈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時,正值20歲的青年時期,此時的島崎藤村身為教友,初時對男女交際的關係,認為「不過像一般教會中的兄弟姊妹般」,但是當他覺醒、並體察此時其的男女關係時,「曾經令他以為幸福的事,卻將他推入深淵」⁵³,此即在戀愛的過程中,與基督教的教義規範產生衝突,讓他必須壓抑此種愛慾的感受。

在此時期,島崎藤村又受北村透谷「精神戀愛」觀之影響,其譯出之〈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可以發現島崎藤村迴避原《紅樓夢》第十二回中多數關於性慾等風月敘事的內容,且對相關內容刪除、或將之改寫,並著重在賈瑞愛而不得的心靈與病痛折磨的描述,同時透過增補的兩段賈瑞心緒的告白,強化賈瑞在苦戀中的自我主體性。

此種「告白」,柄谷行人從明治時代以降的日本文學與宗教發展,考察肉慾與告白的關係。其稱「肉慾」是基督教形式的告白中,最後存在的某種東西。而在基督教的觀點中,「肉體」是與「精神」對立的存在,而當外在的肉體受到壓抑時,內在的「心」作為存在主體由於向內觀照,才得以被看見。而這樣的存在主體,滲透於文學中,文學即成為實踐的場域,從而形成在文學作品中的告白。⁵⁴

或許是受限於「翻譯」的形式,島崎藤村無法對《紅樓夢》第十二回的內容進行大幅度的改寫,而僅能從內容的節選、細節的調整與增補,以不傷害原著內容的形式詮釋賈瑞的情感世界。但從譯文所呈現的內容觀之,賈瑞在受到外在肉體的壓抑之後,形成內在的相思病症,同時透過島崎藤村的詮釋,將其可能的心靈世界增補於譯文中,使賈瑞對於此痴情苦戀的告白,得以在最低限度的改寫下,具體地透過翻譯呈現。

此種翻譯風格與譯文內容又為北村透谷所接受,因此在《宿魂鏡》中,上半部「現實的婚姻」與下半部「理想中的戀愛」相對照,且在下半部透過山名芳三與戶澤弓子形體分離,在相思時攬鏡自照,造成陷入鏡中映照出的幻象,而導致精神瘋狂的內容,小說中透過大段的人物自白,表述對這段戀情的執著與瘋狂。其後島崎藤村無論是在《春》、《櫻桃成熟時》、《新生》時,亦透過情感受限於戒律、倫理等現實社會的衝突,造成人物內在的情感壓抑,並選擇放逐自我,且小說主角即是島崎藤村自身,因此透過身體的放逐與書寫的自白,藉以達成自我救贖。

⁵³ 參見〔日〕島崎藤村著,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櫻桃成熟時》,同註21,頁7。

⁵⁴ 參見〔日〕柄谷行人著,吳佩珍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同註27,頁110-136。

因此島崎藤村在閱讀《紅樓夢》、與北村透谷的〈厭世詩家と女性〉後，應是發現《紅樓夢》「情／淫」的一體兩面可與北村透谷「精神戀愛」的「戀愛至上」觀相互溝通，而後形成島崎藤村在詮釋賈瑞的情感時，是以消除肉慾、並深化精神層面的折磨為中心，從而賈瑞在痴情苦戀中的主體性。其後〈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的譯成，又拓展至北村透谷與島崎藤村的自身創作中的精神戀愛諸態的創作主題。從此種文本交涉的現象，可以了解：《紅樓夢》「大旨談情」的寫作宗旨，在日本近代文學與戀愛觀中，實存在著溝通的可能性，也形成《紅樓夢》第十二回在日本有不同解讀空間的現象。

五、結語

本論文經由島崎藤村翻譯《紅樓夢》第十二回「賈天祥正照風月鑑」為〈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一文，從譯文內容的比對、參照島崎藤村的生活經驗，考察島崎藤村譯文中，賈瑞形象轉變的原因。而後則從《紅樓夢》第十二回、島崎藤村譯文、北村透谷《宿魂鏡》、及島崎藤村的三部自傳性私小說的寫作內容與主題的對照，得出文本互涉的多重關聯性。最後則從《紅樓夢》的寫作主題與日本近代文學與戀愛觀可相互溝通的因素，分析《紅樓夢》第十二回何以在日本有不同詮釋角度的因素，建構出《紅樓夢》與日本近代文學交涉互通的現象。

本論著重於〈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開展出的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小說創作間的關聯性。從意象上，從「風月寶鑑」作為誠淫的象徵物，變為做為寄情信物的「古鏡」與「懷劍」；從主題上，從誠除肉體淫慾轉化為精神戀愛的執著與折磨。從這兩種層面，除為島崎藤村經由翻譯對《紅樓夢》進行重新詮釋的效用外，北村透谷的〈厭世詩家と女性〉的戀愛觀，也確實對島崎藤村在重新詮釋《紅樓夢》第十二回時產生一定的作用，而後形成北村透谷《宿魂鏡》與島崎藤村《春》、《櫻桃成熟時》、《新生》等作品的情感詮釋方式，並點出《紅樓夢》「情／淫」的一體兩面的特性中，「情」的層面確實能夠與北村透谷的「精神戀愛」觀有所互通的現象。

儘管本論文考察的層面僅止於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小說創作，無從證明《紅樓夢》在日本是否曾經由翻譯，對日本文學創作產生更大的影響性，但至少可知：文學創作者對《紅樓夢》的翻譯，確實能夠使《紅樓夢》的詮釋方向有別於漢學家的詮釋，且此閱讀與翻譯經驗，亦可能影響其創作內容。囿於篇幅，本論文僅能以島崎藤村與北村透谷的創作僅行考察，至於其他文學創作者詮釋的《紅樓夢》、以及《紅樓夢》對於日本文學創作的可能影響，則留待日後進行鑽研。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
- 〔清〕王希廉評：《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二）》，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
-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

二、近人論著

- 宋丹：〈《紅樓夢》最早抵日時間的再確認：基於對村上文書《差出帳》的調查〉，《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2輯，2017年。
- ：《《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南開大學日語系博士論文，2015年。
- 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 劉曉芳：《島崎藤村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日〕三好行雄：《島崎藤村論》，東京：筑摩書房，1984年。
- 〔日〕中山和子：〈北村透谷（二）：「恋愛」の問題〉，《文芸研究》第17卷，1967年。
- 〔日〕北村透谷：〈處女の純潔を論ず〉，收於〔日〕小田切秀雄編：《北村透谷集》，東京：筑摩書房，1984年。
- ：〈厭世詩家と女性〉，收於〔日〕小田切秀雄編：《北村透谷集》，東京：筑摩書房，1984年。
- ：〈宿魂鏡〉，收於〔日〕小田切秀雄編：《北村透谷集》，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
- 〔日〕伊東一夫：〈《桜の実の熟する時》論考〉，收於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刊行會編：《島崎藤村Ⅱ》，東京：有精堂，1983年。
- 〔日〕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收於氏著：《伊藤漱平著作集(3)紅樓夢編（下）》，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
- 〔日〕池間里代子：〈藤村と《紅樓夢》〉，《流通經濟大學論集》第47卷第1期，2012年。
- ：〈透谷と《紅樓夢》〉，《流通經濟大學論集》第46卷第3期，2011年。
- 〔日〕色川大吉：《北村透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年。
- 〔日〕柄谷行人著，吳佩珍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年。
- 〔日〕宮原民平：《支那小説戲曲史概説》，東京：共立社，1925年。
- 〔日〕宮崎繁吉：《支那近世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年。
- ：《支那戲曲小説文鈔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年。
- 〔日〕島崎藤村：〈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收於氏著：《藤村全集(16)：初期作品

- 集》，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 ：《島崎藤村集》，東京：新潮社，1970年。
- 〔日〕島崎藤村著，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櫻桃成熟時》，臺北：久大文化出版社，1990年。
- ：《春》，臺北：久大文化出版社，1989年。
- 〔日〕笹川臨風：《支那小説戯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
- 〔日〕笹淵友一：《「文學界」とその時代（上、下）：「文學界」を焦点とする浪漫主義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59年。
- 〔日〕船越達志：〈試論《紅樓夢》第12回在日本的早期傳播及對日本文人的影響〉，《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5輯，2008年。
- 〔日〕無名氏：〈紅樓夢の一節：風月寶鑑の辭〉，《女學雜誌》第321號甲の卷，1892年。
- 〔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8年。
- 〔韓〕朴承柱：〈島崎藤村の《春》における「懷劍」について〉，《言葉と文化》第3號，2002年。
- 〔韓〕崔溶澈：〈《紅樓夢》翻譯本及其翻譯方法〉，收於徐志平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説戯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From “Admonition” to “Infatuation”: A Study on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welfth Chapter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Acceptance on Shimazaki**
Toson and Kitamura Tokoku’s Novel

Su Heng-i*

Abstract

The writing theme of “admonition” on the twelfth chapter of *Dream of Red Chamber* can be seen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and Zhi Yanzhai's comments. The Japanese novelist Shimazaki Toson (1872-1943) was translated this chapter about Jia Rui’s humiliation, lovesickness, and died because he was looking at Fengyue Baojian for translation.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Jogaku Zasshi*” in the 25th year of Meiji (1892).

Shimazaki Toson’s translation is preceded by an introduction, saying that Jia Rui died of “infatuation”, and 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work, adding two paragraphs of text, so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original work’s “admoni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infatu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Shimazaki Toson reinterpreted *Dream of Red Chamber* through translation. This way of interpretation is related to Shimazaki Toson’s love experience, and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his novel creation. In addition, the transformed theme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also accepted by Kitamura Tokoku (1868-1894),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writers of the “*Jogaku Zasshi*”, and wrote the novel *Shukukonkyo*.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ansforms the theme of the twelfth chapter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Koromu no Issetsu: Fugetsu Houkan no Shi*” , and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Shimazaki Toson’s view of love on its transl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themes of Shimazaki Toson and Kitamura Tokoku’s novels , to understand the two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cceptance of the theme of this chapter, and why there is room for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lfth chapter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Japan.

Keywords: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Koromu no Issetsu: Fugetsu Houkan no Shi” , Shimazaki Toson, Kitamura Tokoku, text accepted,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